

《轉捩時刻：越戰》Turning Point: The Vietnam War

導演：Brian Knappenberger，出品年：2025，片長：共5集、每集約75-80分鐘，語言：英語，出品者：Netflix，出品國：美國，發行單位：Luminant Media

張書銘

國立中央大學
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

Netflix於2025年4月30日推出紀錄片《轉捩時刻：越戰》（Turning Point: The Vietnam War），上映日期恰逢越南共和國傾覆50週年。此一時間點的選擇，顯然具有高度的象徵意涵與歷史指涉。紀錄片一共分為5集，分別是：（I）美國走向戰爭（America Goes To War）、（II）內戰之境（Civil War）、（III）生命如此卑微（Life is Cheap）、（IV）我們為何身在此處（Why Are We Even Here）、（V）走到盡頭（The End of the Road）。

本紀錄片以震撼的影像修復、驚人的解密錄音和廣泛的親歷者採訪，成功地將觀眾帶到那段戰火與血淚交織的歷史現場。它無疑是一部製作精良、情感飽滿的作品，有力地控訴了戰爭的殘酷與政治的虛偽。然而，當我們借鑑越南研究學者克里斯多佛·高夏（Christopher E. Goscha）對「複數越南」（multiple Vietnams）的洞見，便不難察覺其敘事框架的根本性局限。儘管影片極力創造一種親歷的現場感，卻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越南自身複雜的社會結構、文化認同與多元的國家想像，最終呈現的仍是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悲劇，而非那場戰爭的真正核心，關於「哪個越南」將勝出的慘烈內戰。

起點的選擇：一場被定義的「美國戰爭」

任何有關戰爭的歷史敘事，其起點的選擇都至關重要，因為它預設了整場衝突的性質。《轉捩時刻：越戰》選擇將敘事的主要起錨點，設定在1960年代初，甘迺迪政府開始大規模介入越南。從紀錄片製作的角度，這是一個聰明的選擇，它能迅速將觀眾帶入美國人最熟悉的歷史記憶——越戰是甘迺迪、

詹森、尼克森三位總統的戰爭——是一場美國在東南亞叢林中迷失的悲劇。然而，這恰恰是高夏所要挑戰的第一個迷思。高夏的研究觀點一再強調，要理解二十世紀的越南，必須將時間軸拉回至十九世紀的法國殖民時期，甚至是更早的越南內部歷史。他指出，越南從來不是一個鐵板一塊的同質化實體。在法國人到來之前，越南的政治、文化與族群就已呈現出高度的多樣性。法國的殖民統治，並非簡單地創造了一個「被壓迫的越南民族」，而是深刻地重塑並激化了這些內在的多元性。正是在這樣複雜的殖民地情境中，誕生了各種競逐「越南未來」的政治方案，包括：阮朝皇室的君主立憲派、親法合作的殖民共和派、以胡志明為首的共產國際主義者、以高台教與和好教為代表的宗教軍事派系，以及深受中國國民黨影響的民族主義者等等（Goscha 2012）。

雖然在片中以回溯的方式提及了法國殖民與奠邊府戰役，但這種處理方式，使得這段關鍵歷史更像是為「美國的介入」提供背景，而非構成衝突本身的核心驅動力。將敘事起點聚焦於美國的介入，無可避免地將這場複雜的內戰，降格為一場冷戰背景下的代理人戰爭。這使得北越的行動被天然地賦予了「民族解放」的正當性；而南越的存在，則從一開始就被打上了「美國扶植」的原罪烙印。這正是河內官方長久以來的宣傳口徑，而紀錄片在不自覺中，強化了這一過於簡化的二元對立。

單一化的民族主義與被「傀儡化」的南越

紀錄片最大的視野局限，莫過於其對越南共和國（南越）的呈現。儘管製作團隊採訪了多位前南越軍官與平民，讓我們聽到了他們在1975年西貢淪陷後的悲慘遭遇，以及在再教育營中所受的非人道折磨，這些都是極具價值和衝擊力的口述歷史。然而，在宏觀的歷史敘事層面，南越的形象依然是扁平、被動且缺乏內在生命力的。它被描繪成一個始於吳廷琰的獨裁統治、繼之無休止的軍事政變，始終被腐敗無能與派系鬥爭所困擾的政權，其存續完全依賴於美國的軍事與經濟援助。而這些描述與高夏的觀點——去傀儡化（de-puppetizing）南越——恰好相反，他堅持將越南共和國視為一個真實、複雜且有其自身能動性的現代國家建構計畫（state-building project）。高夏認為，將南越簡單地標籤化為美國的傀儡，是懶惰的、更是對歷史的不公。事實上，南

越擁有一個龐大的、受過法式教育的官僚體系，一支在美國顧問訓練下（尤其在後期）極具戰鬥力的軍隊，一個活躍的、反對政府但也同樣反共的公民社會（如佛教徒、學生團體），以及在西貢等城市蓬勃發展的、深受西方影響的現代都市文化（Goscha 2016, 2018）。

南越代表了另一種「越南的現代性」，一種與共產主義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。這條道路充滿了威權主義、裙帶關係和對美國的依賴，但它同樣真實存在，並且獲得了相當一部分越南人民（特別是天主教徒、地主、中產階級，以及逃離北越的百萬難民）的支持。他們之所以拿起武器，並非為華盛頓而戰，而是為保衛一個他們認同的，雖然不完美但卻屬於自己的國家而戰。他們的犧牲、掙扎，以及對一個非共產主義越南的想望，在紀錄片以美國的「錯誤決策」和北越的「鋼鐵意志」為主軸的敘事中，被嚴重邊緣化了。當1963年的佛教危機被呈現為吳廷琰政權失去民心的轉捩點時，紀錄片未能進一步追問：「那些反對吳廷琰的佛教徒、學生和知識分子，他們是想被河內的共產黨統治嗎？」答案顯然是否定的。他們代表了南越內部存在的，追求更民主、更清廉的第三種聲音。然而，這些複雜的內部政治光譜，在片中被過度簡化了。最終，南越的覆滅，看起來更像是美國撤離後不可避免的結局，而非一個充滿了自身矛盾與可能性的政治實體的悲劇性死亡。

失語的越南：誰的轉捩點？誰的悲劇？

《轉捩時刻：越戰》無疑是一部值得觀看的紀錄片，它以技術修復的影像資料和極具感染力的個人證言，向全球新一代觀眾展示了戰爭的野蠻、政治的虛偽和人性的脆弱。對於一個對越戰歷史感到陌生的觀眾而言，它是一部極佳的入門作品，足以引發人們對戰爭與和平、國家與個人的深刻反思。然而，這部紀錄片在歷史詮釋上並未與既有論述拉開明顯距離。它雖然呈現了許多越南人面孔與聲音，但在核心敘事骨架上，依然未能擺脫以美國為中心、以冷戰為架構的傳統窠臼。它精采地講述了一個關於美國如何一步步陷入泥淖、如何在國內外陷入分裂，最終痛苦夢醒的故事。越南，在這則故事裡，更多時候是那個發生悲劇的「地點」，而非悲劇的「主體」。

高夏的研究觀點一再地提醒我們，應該還有另一個更為根本的故事需要

被講述。那是一個關於複數的越南，關於多種可能的越南現代性，如何在長達數十年的內外戰火中相互廝殺、相互消耗，並最終由其中一個最強悍的「越南」，以武力徹底消滅了所有其他可能性的故事。這個故事的核心，不是美國的政策轉捩點，而是越南自身的歷史悲劇——一個國家的多元性與豐富可能性，如何在內戰的漩渦與大國地緣政治的碾壓下，最終被迫歸於單一。本片讓我們清晰地看到了華盛頓的權力迴廊與越南鄉間的殘垣斷壁，但如果要試圖理解這場戰爭的全貌，我們不僅需要看到那個讓美國夢碎的轉捩點，更需要理解在無數個轉捩點之前，那些曾經存在、卻最終被抹去的，通往不同國度的歷史岔路。

參考書目

Goscha, Christopher E.

- 2012 *Going Indochinese: Contesting Concepts of Space and Place in French Indochina*. Copenhagen: NIAS Press.
- 2016 *Vietnam: A New History*. New York: Basic Books.
- 2018 越南：世界史的失語者（*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Vietnam*）。譚天譯。臺北：聯經。